

結

石林燕語  
坤

5  
835  
2



曹  
835  
2

石林燕語卷第六

子棟程模編



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  
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為之九幅上為塗  
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節以金銅葉為之  
盤三層加紅絲為旒麾槍亦施木盤豹尾以  
赤黃布畫豹文皆以髹漆為杠文臣以朱武  
臣以黑旗則綢以紅繒節及麾槍則綢以碧  
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

皆別為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  
日唐制有六轟今無有也

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為三衙其實兩  
司而侍衛司都指揮使外又分置馬步軍都  
指揮使爾殿前司亦叅馬步軍而總於都指  
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虞候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與馬軍步軍都指揮  
使副都虞候兩司三衙合十二員分天下兵  
而領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

二衛兵後又有六軍十二衛兵為南衙漢之  
南軍也六軍為北衙漢之北軍也末年常以  
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二衛是已  
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  
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  
揮使而自將之蓋於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為  
私兵至後唐明宗遂改為侍衛親軍以康義  
誠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以河南尹  
為大元帥典六軍此侍衛司所從始也及從

榮以六軍反入宮義誠願望不出兵而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寶擊敗之其後遂不廢  
殿前軍起於周世宗是時太祖為殿前司都  
虞候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  
其武藝精高者為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  
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於國史歐  
陽文忠公為五代史號精詳乃云不知其所  
始蓋考之未詳也自有兩司六軍諸衛漸廢  
今但有其名別兩司不獨為親軍而已天下

之兵柄皆在馬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  
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於肇之徒為之者異  
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馬數歲者以齒唐人多謂隴右人為張萬歲  
諱萬歲為太僕卿掌馬政三十餘年恩信行  
於隴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計年惟馬之  
壯老人所欲知而無以驗其實必自其齒觀  
之則以歲為齒理固宜爾也

唐制戶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

蓋戶部掌納度支掌出謂常賦常用也又別制鹽鐵轉運使以掌山澤之入與督漕輓之事中世用兵因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後改置租庸使以總之至後唐孔謙暴歛明宗誅謙遂罷使額以鹽鐵戶部度支分為三司而以大臣一人總判號曰判三司未幾張延朗復請置三司使乃就命延朗班宣徽使之下本朝因其名故三司使權常亞宰相國朝既以緋紫為章服故官品未應得服者

雖燕服亦不得用紫蓋自唐以來舊矣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時嘗舉故事請禁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皂公文工商伎術通服皂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寬衫與軍伍窄衣皆服紫沿習之久不知其非也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壽昌兩閣於後而以天章藏御集虛壽昌閣未用慶曆初改壽昌為寶文仁宗

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為閣

太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火改為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龍墀沙墀凡正旦至大朝會策尊號則御馬郊禮祀大駕宿於殿之後閣百官為次宿於前之兩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為明堂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

文德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舊曰端明後改

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為垂拱殿自大慶殿後紫宸垂拱之兩間有柱廊相通每日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閣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閣也月朔與誕節郊廟禮成受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冊發冊明堂宣赦亦御而非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聽之紫宸

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於東上閣門國忌未  
赴景靈宮先進名奉慰則於西上閣門亦既  
庭下拜而授閣門使蓋以閣不以殿也惟垂  
拱為日御朝之所

集英殿舊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  
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策制科舉人故後為  
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廊後有樓曰昇平舊紫  
雲樓也每大燕則宮中登而觀焉皇儀殿舊  
名滋福咸平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為萬安

宮右崩復舊明道中

改今名故常廢而不  
用以為治右喪之所

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  
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  
杖脊黥配海島蘇請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  
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黥  
之使與徒隸為伍得無重污多士乎乃詔免  
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

皇祐初丁文簡公罷叅知政事初除觀文殿  
學士以易紫宸之名而已其後加大學士以

命賈文元始詔非嘗任宰相不除觀文殿大學遂為宰相職名熙寧間韓康公自陝西宣撫使失律以本官罷相是歲明堂恩復觀文殿學士而不加大學士自是宰相不以美罷率止除觀文殿學士而王子純以熙河功王樂道以宮僚雖非宰相亦除蓋異恩也然皆兼端明殿龍圖閣學士

國朝狀元為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元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

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為尤盛初文正行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簡肅讀之喜曰足下殆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

王伯庸名堯臣榜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為相康靖為叅知政事伯庸雖先罷去而魏公與康靖同在政府當時號為盛事熙寧末王荊公相韓康公王禹玉為



叅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連名禹  
王第一康公第二荆公第三荆公再入仍與  
康公並相尤為難得時陸子履作詩云須信  
君王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中丞侍御史上事臺屬皆東西立於廳下上  
事官拜廳已即與其屬揖而不聲喏謂之啞  
揖以次升階上事官據中坐其屬後列坐於  
兩旁上事官判按三道後皆書日記諮而後  
引百司人吏立於庭臺吏自廳上厲呼曰咄

則百司人吏聲喏急趨而出謂之咄散然後  
屬官始再展狀如尋常叅謁之儀始相與交  
談前此蓋未嘗語也案後判記諮恐猶是方  
鎮憲銜時公襲故事記謂記室諮謂諮議不  
知啞揖咄散為何義然至今行之不改

國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試親放榜狀  
元徃徃遂見峻用呂文穆公太平興國七年  
登科八年已為叅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  
於是為相與文穆同在二府後五年文正罷

文穆遂代為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為叅知政事後三年為相距登第亦纔十六年登第時寇萊公已為相馮魏公已為叅知政事後亦代萊公為相而魏公尚樞密使其後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為叅知政事乾興元年為相矩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時馮魏公為同知樞密院事王冀公為叅知政事亦代魏公為相而冀公方自江寧再入為首相自是無復繼者

故事外官除館職如秘閣校理直秘閣者必先移書在省職事官叙同僚之好已乃專遣人持錢及酒餼珍饌即館設盛會燕同僚請官長為之主以代禮上之會各隨其力之厚薄甚有費數百千者就京師除者則即館上事會亦如之自崇寧以來外官除館職者既多此禮寢廢宣和後雖書局官亦預館職至百餘員故遂廢不講崇寧初許天啓自陝西漕對除直秘閣用故事入館上事以漕司騶

從傳導至道山堂坐吏無一出見者館職亦各居直舍不相誰何天啓久之索馬而去人傳以為笑

國朝知制誥必召試而後除唐故事也歐陽文忠記不試而除者惟三人陳文惠楊文公與文忠此乃異禮自是繼之者惟元祐間蘇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者皆不試蓋起居舍人遇中書舍人闕或在告則多權行辭而巳試之矣故不再試

遂為故事

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體制各不同尚書年月日宰相自上先書有次相則重書共一行而左右丞於下分書別為兩行蓋以上為重樞密知院自

下先書同知以次重書於上簽書亦然蓋以下為重而不別行

唐誥勅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蓋以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人告身類如此國朝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宰相

監修國史止用勅不降麻世皆言自趙韓王  
以來失之然韓王初相時范魯公三相俱罷  
中書無人乃以太宗押勅則雖相亦是勅除  
未嘗降麻蓋國初典禮猶未備也故事雜學  
故事雜學士得服金帶熙寧初薛師正以天  
章閣侍制權三司使上以爲能詔賜金帶非  
學士而賜帶自此始

自官制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爲兩省屬官  
皆得預聞兩省之事初舍人旣訟舊制差除  
有未審當皆得直封還詞頭而給事中有所  
駁正則先使詣執政稟議有異同然後繳奏  
以聞韓儀公爲給事中建言兩省事體均一  
不應一得直行一須稟議遂詔如舍人然舍  
人於中書事皆得於檢後通書押而給事中  
則但書錄黃而已舒信道爲給事中復以爲  
言王文恭爲相時以白上神宗曰造令與行  
令不同職分宜別給事中不當書草遂著爲  
令迄今以爲定制也

祖宗時選人初任薦舉本不限以成考景祐  
中柳三變為睦州推官以歌辭為人所稱到  
官才月餘呂蔚知州事即薦之郭勸為侍御  
史因言三變釋褐到官始踰月善狀安在而  
遽薦論因詔州縣官初任未成考不得  
故事生日賜禮物惟親王見任執政官使相  
然亦無外賜者元豐中王荊公罷相居金陵  
除使相辭未拜官止特進神宗特遣內侍賜  
之蓋異恩也

天聖前諸路使者舉薦未有定限選人止用  
四考改官然是時吏部選人磨勘歲纔數十  
人而已慶曆以後增為六考知州等薦吏部  
皆視屬邑多寡裁為定數於是當薦舉者當  
以應格充數為意遂數倍於前治平中吏部  
待次引見人至二百五十餘人賈直儒為中  
司嘗言其冗時但下詔申戒中外務在得人  
不必滿所限之數然竟不能革也

太祖初罷范魯公三相而獨拜趙韓王乃置叅

知政事二員爲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呂文穆公餘慶爲之執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預奏事但奉行制書而已韓王獨相十年後以權太盛恩遇稍替始詔叅知政事與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遂爲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筆人知十日正元後改爲輪日故叅用之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荊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

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賁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徃徃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閤吏亦以勝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二拘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優則進官一等或易東宮三少惟趙韓王以開國舊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罷蓋異恩也自是迄太宗真宗世皆不易舊制天聖初馮魏公以來辭任始除武勝軍節度使宰相建節自魏公始明道末呂申公罷仁宗泰定厚始復如使相蓋自韓公以來申公亦繼之其後王文惠陳文惠罷日相繼除遂以為例等相除使相自中丞始景祐末王沂公罷相除資政殿大學士

學士判鄆州宰相除職自沂公始至皇祐賈文元罷除觀文殿大學士自是遂以為例蓋自非降黜皆建節或使相為優恩加職名為常例迄今不改也正本刪去

真宗景德中既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為殊寵祥符初向文簡公以前宰相再入為東京留守復加此職自是迄天聖末二十餘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陽召還始再命之景祐四

年王沂公罷相復除三十年間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獻公罷叅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資望之選今纔五人儒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頗稱之宣獻嘗曆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為翰林學士三為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為九也

學士院舊制自侍郎以上辭免除授賜詔皆留其章中書而尚書省畧具事因降劄于下院使為詔而已自執政而上至於節度使相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書直禁中封所上章付院今降批表院中即更用紙連其章後書辭併其章賜之此其異也辭既與章相連後書省表具之字必長作表字傍一瞥通其章階位上過謂之抹階若使不復用舊銜之意相習已久莫知始何時

龍武羽林神武各分左右所謂六軍也每軍



有統軍而無上將軍蓋唐貞元之制以此六  
尚書用符藩鎮罷還無職事而奉朝請者國  
朝因之咸平初楚王元佐加官有司誤以為  
左羽林上將軍後遂為例治平三年始詔今  
後六軍加官不除上將軍所釐正其失也

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  
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加是名位  
三公上開府終唐世未嘗更命人梁更為天  
策上將軍以命馬殷亦開府祥符八年楚王

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  
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其後荆王元儼薨因  
以為贈官唐宗正卿皆以皇族為之本朝踵  
唐宗正卿皆以皇族為之本朝踵唐故事而  
止命同姓慶曆初始置大宗正司以北海郡  
王允弼為知大宗正事其後相承皆以宗室  
領治平元年英宗以宗數倍多於前乃命增  
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亦以懷州團練使宗  
惠為之迄今以為

故事熙寧三年復置  
承二員而命以外官

繼照堂真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二年因臨  
幸賜名資善堂仁宗肄學之所也祥符八年  
置舊在元符觀南天禧初徙今御廚北  
國朝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  
仁宗初立為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謂馮拯兼  
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  
王曾為叅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皆兼  
賓客前此所無也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起  
資善賓客以下隻日互陪侍講從之

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  
文院其實別無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  
間爾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  
貼職元豐以前凡狀元制科一任選即試詩  
賦各一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館  
官制行廢崇文院為秘書監建秘閣於中自  
少監至正字列為職事官罷直館直院之名  
而書庫仍在獨以直秘閣為貼職之首皆不  
試而除蓋特以為恩數而已

石林燕語卷第六

石林燕語卷第七

子棟程模編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為首  
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  
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中公為相時朝廷崇  
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  
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叅知政事留京  
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為提舉會靈觀事宮觀  
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

為提舉因以為優閑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國朝館伴契丹例用尚書學士元豐初高麗入貢以畢仲衍館伴仲衍時為中書舍人後遂為故事蓋以陪臣處之下契丹一等也契

丹館於都亭驛使命往來稱國信使高麗館於同文館不稱國信其恩數儀制皆殺於契丹大觀中余以中書舍人初差館伴未至而遷學士執政擬改差人上使仍以余為之自是王將明等皆以學士館伴仍升使為國信一切視契丹是時方經營朔方賴以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揚州復入為學士高麗自海州來朝遂差余館伴余因建言高麗用學士館伴出於一時之命而升為國信使亦宣和

有為為之今風示四夷示以軌物當正前日  
適然之失盡循舊制因辭疾請命他官於是  
張達明以中書舍人改差罷國信皆用元豐  
舊儀自余之請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禘之元  
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  
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  
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  
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  
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  
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  
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  
辭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  
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  
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洎為學士如  
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  
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

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紫宸垂拱常朝從官於第一重隔門下馬宰相即於第二重隔門下馬自主廊步入殿門人從皆不許隨雖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於外殿門內兩廡惟中丞以校椅子一隻坐於殿門後稍西北向蓋獨坐之意駕坐閣門吏自下以次於幕次簾前報班到二史舍人而上相繼進東西分立於內殿門之外南向閣門內諸司起居畢閣門吏復從上自尚書侍郎以次揖入東西相向對立於殿庭之下然後宰執自幕次徑入就位立定閣門吏復引而北向起居畢宰執升殿尚書以次各隨其班次第相踵從上卷轉而出謂之卷班遇雨則旋傳旨拜於殿門下謂之籠門崇政殿則拜於東廊下

太宗時張宏自樞密副使真宗時李惟清自

同知樞密院為御史中丞蓋重言責也仁宗時亦多命前執政如晏元獻公王安簡公皆是自嘉祐後迄今無為之者

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蔽於是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校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蓋欲以觀人材也時邢尚書怒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為崇文院校書故右丞愈知諫

院猶以為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為禁從無害也

宰相除授雖兼職故事亦須用麻乾德二年趙韓王以門下相兼修國史有司失於討論遂止降敕至今不能改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涼繖祥符五年始詔惟親王得用之餘悉禁六年中書樞密院亦許

用然每車駕行幸扈從皆徹去旣張繖而席  
帽仍舊故謂之重戴餘從官遇出京城門如  
上池賜宴之類門外皆張繖然須却帽冠萊  
公王武恭公皆宋僭壻其夫人明德皇后親  
妹也當國主兵皆不以為嫌

故事太皇太后繖皆用黃太妃用紅國朝久  
虛太妃宮元祐間仁宗臨御上元出幸寺觀  
欽聖太后欽成太妃始皆從行都人謂之三  
殿蘇子容太妃閣春貼云新春將祿祈民福

### 紅繖雕輿從兩宮

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  
錢一錢盤旋久之遂側立不仆未幾被選  
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祀  
日服靴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袞冕元豐中  
詔定奉祀儀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  
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袞冕蓋先袞而後袞  
因請更製大裘以袞用於祀日大裘用於臨



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黜之則周官禮記  
所載相抵牾時陸右丞佃知禮院乃言古者  
衣必有裘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麕裘  
所謂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應有襲襲者  
者裏也蓋中裘而表裘乃請服大裘被以裘  
遂爲定制大裘黑羔皮爲之而緣以黑緇乃  
唐制也

邵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材異等中選除建康  
軍節度推官會言者論興宰相張鄧公妻黨  
連姻報罷後因元昊叛詔求方畧之士復獻  
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始得權邠州觀察  
推官祖宗取人之慎蓋如是也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  
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  
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  
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  
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遜  
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

自此隙蓋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  
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  
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  
來如此說者以爲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  
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  
北向取肅殺之義莫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  
設鳩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國初西蜀初定成都帥例不許將家行蜀士  
輕剽易爲亂中朝士大夫尤以險遠不測爲  
憚張乖崖出守還王充之以詩贈云先皇憂  
蜀輕樞臣獨冒干戈出劍門萬里辭家堪下  
淚四年歸闕似還魂弟兄齒序元投分兒女  
親情又結婚且喜相逢開口笑甘陳功業不  
須論自慶曆以來天下久安成都雄富旣申  
諸帥府復得與家俱行無復曩時之患矣而  
故事例未有待制爲帥者故近歲自侍郎出  
守或他帥自待制移帥皆加直學士尤爲優

除也

神宗初即位猶未見羣臣王樂道韓持國維等以官僚先入慰於殿西廊既退獨留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於山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可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維曰若是則安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

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予嘗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彼必能達上曰善於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屬之意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為濟州通判滿歲當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為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

於中書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函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杲為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畧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其家子弟言之

范侍郎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匱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為京東都轉運使方以治鐵鼓鑄有寵即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范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膏血之餘耶力辭訖弗納

太平興國五年契丹戎主親領兵數萬犯雄  
州乘虛遂至高陽關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  
名戎主聞上至亟遁歸未嘗交鋒車駕即凱  
旋上作詩示行在羣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  
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

趙清獻爲御史力攻陳恭公范蜀公知諫院  
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  
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  
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以時

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請之清獻不從或曰  
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  
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以爲過  
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偉色如深墨當時謂之  
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撫士卒得軍  
情以其貌異所過閭里皆聚觀蘇儀甫爲翰  
林學士嘗密疏之有宅枕乾崗貌類藝祖之  
語仁宗爲留中不出孔道輔爲中丞繼以爲

言遂罷樞密使知隨州謝賓客雖郡官不與之接在家亦不與家人語如是踰年起知曹州始復語人以爲善處謗也

狄武襄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出其黥文時特以酒濯面使其文顯士卒亦多譽之或云其家數有光恠且姓合識書歐陽文忠劉原甫皆屢爲之言獨范景仁爲諫官人有諷之者景仁謝曰此唐太宗所以殺李君羨上安忍爲也然武襄亦竟出知陳州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効之寵穎公爲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爲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爲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爲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勸士大夫於是其風遂革

丁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

問用人守資格與擇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蓋自視久次且時方用兵故不以為嫌孫甫知諫院遽論以為自媒杜祁公時為相孫其客也丁意杜公為辯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罷丁適當制辭云頗彰朋比之風有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繼擢樞密副使

呂侍讀濬性豪侈簡倨所臨鎮雖監司亦不少降屈知真定李叅為都轉運使不相能窘其回易庫事會有不樂呂者因論以賊歐陽文忠公為翰林學士因率同列上疏論救韓康公時為中丞因言從官有罪從官救之則法無復行矣文忠之言雖不行然士論終以近厚也

國朝親王皆服金帶元豐中官制行上欲寵嘉岐二王乃詔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方故以方團別之二王力辭乞寶箴于家而不服用不許乃請加佩金魚

遂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自此始  
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然熙寧中收復  
熙河百官班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荆公  
且使服以入賀荆公力辭久之不從上待服  
而後追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  
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魯公而用排  
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為三師禮當異特許  
施於公服辭乃乞琢為方團既又以為未安  
或誦韓退之詩有玉帶懸金魚之語告以請

因加佩金魚自是何伯通鄭達夫王將明蔡  
居安童貫非三師而以恩特賜者又五云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  
林誌末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  
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  
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榜太宗時蘇易簡  
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  
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  
之易簡即為鏤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



開視取為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  
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云  
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梁莊肅公景祐中盡在京倉南郊敕錄朱全  
忠之後莊肅上疏罷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  
為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  
禁中自是遂見進用

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  
白為學士當制希白於思公從父兄也凡草  
弟麻當時以為盛事建中靖國元年曾子宣  
自樞府入相子開適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  
已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  
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杜正獻公以  
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徧  
典諸名藩在內惟為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  
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  
諫官被責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

知開封府復責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歎也

吳龍圖中復性謹約詳於吏治自潭州通判代還孫文懿公為中丞聞其名初不之識即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或問文懿何以不相識而薦之文懿笑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吾豈為識面臺官耶當時服其公

蘇相于容為南京察推特杜祁公尚無恙極器愛之每曰子他日名位當與老夫畧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歲入相八十薨蘇公以七十二歲入相八十二歲薨不惟爵齒畧相似杜公在位百餘日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末乃為太子太師而蘇公在位甫一年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太上皇即位方進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執致有不悅者故特以東宮三少抑之當時以為非故事而蘇公告老在紹聖初亦坐章申公不悅令具杜公

例進呈蘇公聞之喜曰乃吾志也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  
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  
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  
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  
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  
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輒連數大  
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  
第則如初

楊文公既佯狂逃歸楊崔時祥符六年也中  
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  
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  
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絲上  
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  
而婉云

王元之初自掖垣謫商州團練副使未幾入  
為學士至道中復自學士謫守滁州真宗即  
位以刑部郎中召為知制誥凡再貶還朝不

能無怏怏時張丞相齊賢李文定沆當國乃  
以詩投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官途流落漸  
龍鍾散為郎吏同元積羞見都人看李邕舊  
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皂囊封猶祈少報  
君恩了歸卧山林作老農然亦竟坐張齊賢  
不悅繼有黃州之遷蓋雖困而不屈也

石林燕語卷第七

石林燕語卷第八

子棟程模編

仁宗留意科舉由是禮闈知舉任人極艱天  
聖五年春榜王沂公當國欲差知舉官從臣  
中無可意者因以劉中山筠為言特劉知穎  
州仁宗即命驛召之是歲廷試王文安公堯  
臣第一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傑第三

慶曆中劉原父廷試考第一會王伯庸以翰  
林學士為編排官原父內凡也以嫌自列或

言高下定於考試官編排第受成而甲乙之無預與奪伯庸猶力辭仁宗不得已以為第一二而以賈直儒為魁舊制執政子弟多以嫌不敢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蓋時未有糊名之法也其後法制既備有司無得容心故人亦不復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廟齋即廷試考第一大臣猶疑有官不應為遂亦降為第二以馮當世為魁

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皆廢

李文定公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為相從其請既廷試遂為第一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

爲多遺材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政殿於是  
再取九十九人而葉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  
廷不得已又爲覆試頗惡齊囂訟考官賦題  
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齊  
仍在第一

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  
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爲詞賦累舉不第開寶  
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  
自列詔盧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  
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爲故事再試自此  
始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爲言開英雄之士不  
工篆刻故考較不及太祖即召開大悅遂特  
賜及第

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爲  
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旣  
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沿用禮部故事  
景祐中稍厭其煩瀆詔御樂院具試題書經  
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泊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鄉何以知為入音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艷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時暨自闕下一畫蘇復言字下當從耳此唐避代宗諱流俗遂誤弗改耳

故事殿試唱名編排官以試卷列御座之兩對號以次折封轉送中書侍郎與宰相對展進呈以姓名呼之軍頭司立殿陛下以次傳唱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林彥振為中書侍郎有甄好古者彥振初以真呼鄭達夫時為同知樞密在旁曰此乃堅音欲以沮林即以堅呼三呼不出始以真呼即出彥振意不平有忿語達夫摘以為不恭林坐貶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

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世以為異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會夏英公謫知安州二人以文贄見大稱賞之遂聞於時初試禮部劉子儀知舉擢景文第一余魯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時諒闇不廷試暨奏名明肅太后曰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景文降為第十是榜上五名莒公與魯

相為高文莊鄭文肅與曾叔祖皆聯名景文王內翰洙張侍讀瓌郭龍圖楨皆同在第一甲故世稱劉子儀知人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聘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徃取其賦則以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



聖俞終以前所引爲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  
想當然耳何必湏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  
已無不服其雄俊

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  
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  
蓋自幼學時習之爾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  
人之教子者徃徃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  
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能皆讀五經故  
雖經書正文亦率多遺誤嘗有教官出易題

云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舉子不能曉不免  
上請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爲金字本  
謬亡其上兩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  
無彖亦是福建本所遺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  
藏書爲貴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徃徃  
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  
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鑲六經板印行國  
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

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  
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  
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  
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  
襄公靖為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  
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  
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  
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未題用  
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之亡矣

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  
板道為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  
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前之矣  
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學書以杭州為主  
蜀本漢之福建最下京師此歲印板殆不減  
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  
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  
正以其易成故也

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也

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謂復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為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太宗當天無事留意藝文而琴棋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棋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許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翻勢得仙碁又云恨無才應副空有表虔祈蓋當時事也

蘇子瞻嘗稱陳師道詩云儿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爲工今君詩不惟可惡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妬

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椽膠牙錫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唛云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唛爲貪婪之意或謂唛爲燦如鐵入火貴出其色此尤

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

蘇叅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為南省主文  
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  
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  
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亦王禹玉南廟主  
文相距十六年亦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  
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  
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東漢以來九州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  
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  
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  
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  
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  
後遂以為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槩稱  
寺蓋本此也摩騰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  
室有鎖甚固藏其鑰於府廨有欲觀者旋請  
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揚銜之洛陽伽藍記載  
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銜之

元魏時人也

漢太皇太后稱長信宮皇太后稱長樂宮皇  
后稱長秋宮本朝不為定制皇太后定居坤儀  
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適當推尊則改築宮易  
以嘉名始遷入百官皆上乘稱賀及賀宮

國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後有殿  
前承旨班端拱後分供奉官為東西又置左  
右侍禁借職皆領於三班院而仍稱三班不  
改其初三班例員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後至

二十四百有餘蓋十四倍元豐後至一萬一  
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總一萬二千  
五百六十視天禧又兩倍有餘以出入籍較  
之熙寧八年入籍者歲四百八十有餘其死  
亡退免者不過二百此所以歲增而不已也  
右選如此則左選可知矣

元昊叛王師數出不利仁宗頗厭兵呂文靖  
公遂有赦罪招懷之意而范文正韓魏公持  
不可欲經營服之龐頰公知延州乃密喻頰

公令致意於吳時吳用事大臣野利旺榮適遣牙校李文貴來頽公留之未遣因言虜方驟勝若中國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已意令以違順禍福歸告乃遣文貴還已而旺榮及其類曹偶四六果皆以書來然猶用敵國禮公以為不遜未敢答以聞朝廷幸其至趣使為答書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頽公復論僭名豈可許太尉天子並公若陪臣而得稱則元昊安得不僭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此其虜中官號姑以此復之則無嫌乃徑為答書如是往返踰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賀從勅入貢稱南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頽公覽之謂其使曰天子至尊荆公叔父猶奉表稱臣若主可獨言父子乎從勅請復歸議朝廷從其策元昊遂卒稱臣

寶元康定間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壓境

時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詔各籍其民不  
問貧富三丁取一為鄉弓手已而元昊寇陝  
西劉平石元孫等敗沒死者以萬計正兵益  
少乃盡以鄉弓手刺面為保捷指揮正軍河  
東河北事宜稍緩但刺其手背號義勇治平  
間諒祚復謀入寇議者數請為邊備韓魏公  
當國遂委陝西提刑陳述古准寶元康定故  
事復籍三丁之一為義勇蓋以陝西視兩河  
初無義勇故也司馬君實知諫院力陳其不  
可言甚切至且請陝西保捷即兩河義勇不  
應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訖不從蓋魏公主之  
也

黃河慶曆後初自橫隴稍徙趨德博後又自  
商胡趨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  
不復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議開六塔河引  
注橫隴復東流周沆以天章閣待制為河北  
都運使詔遣中官與沆同按視沆言今河面  
二百步而六塔渠廣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

之則齊與博德濱棣五州之民皆為魚矣時  
賈文元知北京韓康公為中丞皆不主仲昌  
議而富韓公為相獨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  
擊韓公然北流既塞果決齊博等州民大被  
害遂竄仲昌嶺南議者以為韓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瓊為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  
千艘趨雄州元昊初臣龐穎公自延州入為  
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徙沿邊兵就  
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為虜初伏情偽難

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  
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為樞密使復言天下  
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  
尤以為必生變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請以  
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萬人

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出再召為三  
司使

賈文元為崇政殿說書久之仁宗欲以為侍  
講而難於驟用乃特置天章閣侍講天章有



侍講自此始然後亦未嘗復除人

元豐初詔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僕射  
為監修官始成二帝紀具草進呈神宗內出  
手詔賜禹玉等曰兩朝大典雖為重事以卿  
等才學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馬矣朕之淺陋  
何所加損乎其如擬進草緒成之蓋上尊祖  
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後史成特詔給舍侍郎  
以上學士中丞及觀察使以上出藏於書  
殿亦非故事也

國朝宰相自崇寧以前乾德二年范質王溥  
魏仁浦罷趙普相開寶六年罷獨相者十年  
雍熙二年宋琪罷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罷獨  
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趙普罷呂蒙正在位獨  
相者踰年景德三年寇準罷王旦相祥符五  
年向敏中相且獨相者七年天聖七年王曾  
罷呂夷簡在位明道元年張士遜復相夷簡  
獨相者二年皇佑三年宋庠文彥博罷龐籍  
相獨相者二年元祐九年呂大防罷章惇相

七年罷獨相者七年七朝獨相者七人惟趙  
韓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最久  
元豐中蹇馬輔自戶部侍郎知開封府止除  
寶文閣待制而李定自戶部侍郎知青州除  
龍圖閣直學士二例不同定或以久次也  
紹聖初彭器資自權尚書韓持正自侍郎出  
知成都府皆除寶文閣直學士兩人皆辭行  
即復以待制為州蓋成都故事須用雜學士  
而權尚書真侍郎皆止當得待制也

范忠宣元祐初自直龍圖閣知慶州進大章  
閣待制即召為給事中未幾遷吏部尚書辭  
免未報拜同知樞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過  
門下省公力辭臺諫亦有以為言不聽遂自  
同知拜相前輩進用之速未有如此  
慶曆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呂申公章郇公當  
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  
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樞密院已而以判為太  
重改兼樞密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

繼相遂罷兼使

竇懷貞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詔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為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為平章軍國事遂入街或以為用懷貞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錫銀絹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本朝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

年真宗謁太清宮于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為南京仁宗慶曆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使蕭

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

府為北京

從官狨座唐制初不見本朝太平興國中始禁工商庶人許乘鳥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座天禧中始詔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暖座餘悉禁則太平興國以前雖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也  
故事建州歲貢大龍鳳團茶各二斤以八餅

為斤仁宗時蔡君謨知建州始別擇茶之精者為小龍團十斤以獻斤為十餅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為請因留而免劾然自是遂為歲額熙寧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又取小團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團茶大小團袋皆用緋通以為賜也密雲獨用黃蓋專以奉玉食其後又有為瑞雲翔龍者宣和後團茶不復貴皆以為賜亦不復如向日之精後取其精者為跨茶歲賜者不同不可勝紀矣

慶曆初呂許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罷仁宗疑其辭疾欲親視之乃使乘馬至殿門坐椅子與至殿陞命其子公弼掖以登既見信然乃許之前無是禮也

石林燕語卷第八

石林燕語卷第九

子棟程模編

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簡為代乞只領大名一路後文元再鎮國求兼領乃復命之且詔昌朝罷則不<sub>也</sub>及熙寧初陳錫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領

熙寧初中書議定改宗室條制召學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辭曰學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詔

付中書施行則當革之今中書已議定宗室  
事則當使舍人院草勅爾學士非所預不敢  
失職也乃命知制誥蘇子容草勅近世九朝  
廷詔命皆學士為之重王命也

熙寧三年九月詔中書五房各置檢正官二  
員在堂後官之上都檢正一員在五房提點  
之上皆以士人為之於是呂微仲為都檢  
正孫巨源吏房李邦直禮房曾子宣戶房李  
奉世刑房

澶淵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許歲幣三十萬  
其後劉六符來始增二十萬為五十萬元吳  
初遣如定來求和朝廷許以歲幣十萬未稱  
臣乃使張子奭奉使而青稱臣子奭遂許以  
二十萬

樞密都承旨與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此僚  
屬事參謀議真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遠皆用  
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  
始用李評為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評受命文

潞公爲樞密使以舊制不爲之禮評訴於神宗命史官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爲之檢不獲乃詔如閣門使見樞密之禮

仁宗時臺官有彈擊教坊倭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爲笑歐公以爲今臺官舉人須得三丞以上成資通判者所以難於充選因請畧去資格添置御史裏行但選材堪此選資深者入三院資淺者爲裏行熙寧初實用此議也

元祐二年詔職事官並許帶職尚書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用諫議通久一年加待制論者紛然以爲不當王彥林爲十不可之說以獻謂尚書二年加直學士若一年而罷與之直學士則過與之待制則與尚書侍郎何異其以罪被謫者常例當落職若落職名則不問過之輕重與職事官爲落兩重職若止落職事官則與平遷善罷何異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爲給事中由給事

中方爲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槩以  
一年爲待制則等差莫辨待制祖宗之時其  
選家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無定員  
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車載斗量之謠  
大要如是劉莘老爲中丞劉器之爲司諫皆  
以爲言朝廷不以為然其後莘老作相亦竟  
不能自改也

治平初王景彝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  
公輔爲知制誥繳辭頭時英宗初即位韓魏  
公當國以爲始除大臣而不奉詔恐主威不  
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爲太過司  
馬君實知諫院意亦以爲是而不救及後論  
陝西義勇事章六上不行乃於求罷章中始  
云錢公輔一上章止樞密副使恩命於詔令  
未行之前而責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  
義於詔令已行之後而不以爲罪是典刑不  
均一矣請此公輔更責遠小慶所入不報  
蓋意指魏公也  
狄武襄狀貌奇偉初隸拱聖籍中爲延州指



使范文正一見知其後必為名將授以左氏  
春秋遂折節讀書自春秋戰國至秦漢用兵  
成敗貫通如出掌中與尹師魯尤善師魯與  
論兵法終不能屈連立戰功驟至涇原經畧  
招討副使仁宗聞其名欲召見會寇入平涼  
詔圖形以進於是天下始聳然畏慕之  
神宗初即位有意二邊一日忽內出御製祭  
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勵將士或云滕元發  
之辭也

狄武襄以樞密副使出討懷智高換宣徽南  
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師  
還復舊任蓋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如嘉祐末  
韓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帶簽書樞密院知延  
州故熙寧初王樂道論魏公為用周太祖故  
事命逵蓋郭威實由是變也魏公亦無解  
賈文元初以晉陵縣主簿為國子監說書孫  
宣公為判監始見因會學官各講一經既退  
謁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書路隋常處

厚傳使讀文元了不喻已乃見之曰所知以  
示二傳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講書有師法他  
日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勉自愛其後宣公辭  
講筵請老即薦文元自代時官猶未甚顯未  
幾仁宗卒為創崇政殿說書命之崇政殿說  
書自文元始云

慶曆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北  
朝廷患之王武恭帥定州虜密遣人來覘候  
吏得之徧裨皆請斬之以徇衆武恭特不問

明日出獵近郊號二十萬親執桴鼓示衆下  
令曰具糧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即馳敢後者  
斬覘者歸密以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  
仁宗亟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  
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虜得軼境  
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  
不敢自為方畧緩急不相援多至於敗今願  
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  
則無不濟仁宗以為然

晏元獻公喜推引士類前世諸公為第一則  
樞府時范文正公始自常調薦為秘閣校勘  
後為相范公入拜叅知政事遂與同列孔道  
輔微時亦嘗被薦後元獻再為御史中丞復  
入為樞府道輔實代其任富韓公其壻也呂  
申公薦報聘虜公時在樞府亦從而薦之不  
以為嫌蘇子容為謚議以此胡廣與陳蕃並  
為三司謝安引從子玄北代云

王武恭公自樞密使謫知隨州孔道輔所論

也道輔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  
然出曰可惜朝廷又喪一直臣文潞公為唐  
質肅所擊罷宰相質肅亦坐貶嶺外至和間  
稍牽復為江東轉運使會潞公復入相因言  
唐某疏臣事固多中初貶已重而又未得顯  
擢願得復召還仁宗不欲止命遷官除河東  
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為三司使  
漢舉賢良自董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文帝  
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為高第武帝元光五

年對策者亦百人公孫洪爲第一當時未有  
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但有高下爾至唐始  
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  
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大和間裴休等二十三  
人其下如正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洎等皆  
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儒等長慶中龐嚴等至  
少猶皆十四人蓋自後周加試策論三道於  
禮部每道以三千字爲率本朝加試六論或  
試於秘閣合格而後御試故得人頗艱然所  
選既精士之濫進者無幾

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之大紀爲本場魁  
旣登第遂留意曆學元年中使虜適會冬至  
虜曆先一日趨使者入賀虜人不禁天文術  
數之學徃徃皆精其實虜曆爲正也然勢不  
可從子容乃爲泛論曆學援據詳博虜人莫  
能測無不聳聽卽徐曰此亦無足深較但積  
刻差一刻爾以半夜子論之多一刻卽爲今  
日少一刻卽爲明日此蓋失之多爾虜不能

遂折遂從歸奏神宗大喜即問二曆竟孰是  
以實言太史皆坐罰金元祐初遂命子容  
脩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學畧授冬  
宮正袁惟幾而創為規模者吏部史張士廉  
士廉有巧思子容時為侍郎以意語之士廉  
輒能為故特為精密虜陷京師毀合臺取渾  
儀去今其法蘇氏子孫亦不傳云

元昊叛議者爭言用兵伐叛雖韓魏公亦力  
主其說然官軍連大敗者三初圍延州魏公  
平石元孫於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敗任  
福於好水川福死之慶曆元年也又明年寇  
鎮戎軍敗葛懷敏於定川寨執懷敏喪師皆  
無慮十餘萬中間唯任福襲白豹城能破其  
四十一族爾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歲月經  
營困之無速成功故無大勝亦無大敗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聖光獻太后尤謹升遐  
之夕王禹玉為相入慰執手號慟因引至歛  
所發視御容左右皆感絕將歛復召侍臣觀

入梓宮物親舉一玉椀及玉絃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慟幾欲仆禹玉爲挽辭云誰知老臣淚曾及見珠襦又云朱絃湘水急玉椀漢陵深皆紀實也

慶曆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呂申公章郇公當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樞密院已而以判爲太重改兼樞密院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繼相遂罷兼使

韓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其後爲執政自樞密副使叅知政事拜相及再宰四遷皆在熙寧中此前輩所未有也蘇子容挽辭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皆稱門生將別以詩叙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

師資之句聞者無不歎伏

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葉尚書祖洽榜聞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虜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返謂爾多凶蓋為范公設

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古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畧云我昔聞汝之志作賦吊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鷺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為隘

太宗時陳文忠公廷試第一曾會第二皆除

光祿寺丞直史館會繼遷殿中丞知宣州賜  
緋衣銀魚前無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資諒闇  
榜亦為進士第一乃連三任職官十年而後  
始改太子中允蓋器資未嘗求於當路代還  
多自赴吏部銓然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速信  
不足較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許屢以贄歐陽文忠卒  
不見錄故在嘉祐初治平間雖為從官但多  
歷監司帥守熙寧初荆公當國獨知之始薦

以為知制誥神宗猶未以為然會廣西僂智  
高後復傳溪洞有警選可以經畧者乃自南  
京遷知廣州既至邊事乃誤傳其謝上表云  
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傳雲中赤白之囊唱  
為危事盖用澤潞李文饒及丙吉傳中事神  
宗覽之大稱善後遂自荆南召為翰林學士  
元祐初魏王喪在殯秋燕太常議天子絕菴  
不妨燕蘇子瞻為翰林學士嘗撰致語上疏  
援荀盈未葬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以為非



周穆后既葬除喪景王以賓燕叔向議之以  
為若絕暮可以燕樂則平公景王何以見非  
余謂天子絕暮謂不為服也不為服則不廢  
樂太常之議是矣以為情有所不忍則特輟  
樂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當更論絕暮為  
言如富鄭公母存殯而仁宗特罷春燕叔父  
豈不重於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  
治平間歐陽永叔罷叅知政事知亳州除觀  
文殿學士相繼趙叔平罷知徐州亦除其後  
非執政而除者王韶以邊功王樂道以官僚  
皆特恩也

故事館職皆試詩賦各一篇熙寧元年召試  
王介安燾陳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試策  
論各一道於是始試敕天之命惟時幾論問  
古用氏歲不過三口策

呂寶臣為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為中丞不  
以為嫌乃召蘇子容就魯魯公第草制中云  
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尚

有避於當途况朕方以至公待人無疑羣下  
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耀才矧在仁  
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  
著上意也晦叔既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  
公弼亦辭位不從神宗既不相潞公而相陳  
賜叔乃詔賜叔班潞公下潞公辭曰國朝未  
有樞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曹利用嘗先王曾  
張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亂官制力辭久之不  
聽乃班賜叔上已而閣門言舊制宰相壓親

王親王壓使相今彥博先升之則遇大朝會  
親王並入亦當帶壓親王潞公復辭始許班  
賜叔下

故事三院御史論事皆先申中書得劄子而  
後始登對諫官則不然熙寧初始詔依諫官  
例聽直牒閣門請對熙寧三年制科過閣孔  
文仲第一呂陶亦在選中既殿試文仲陳時  
病語最切直呂陶稍直宋敏求蒲宗孟初考  
文仲書第三上王禹玉陳睦覆考書第四等

王荆公見之怒不樂中批出黜文仲令速發  
赴本任呂陶陞一任與堂除差遣自是遂罷  
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  
必越衆抗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  
吳春卿歐陽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  
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  
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已服其靜退自  
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近歲科舉當升  
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  
其風遂絕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  
沆為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  
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為公輔是  
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言  
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為第一晏元  
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壻文之文正言有二  
人其一富高一張為善公曰二人孰優曰富

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即富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為盛事為善亦安道舊名

張文節公初為龍圖閣待制求判國子監真宗問王魏公國子清閑無職事知白豈不長於治劇欲自便耶魏公對知白博學通曉民政但其所守素清而廉於進取故爾上曰若此正好為中執法乃命以右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上用入如此景德天禧間所以名臣

多也

神宗嘗問經進官周官前朝後市何義黃石丞履時為侍講以王氏新說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上曰亦不獨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諸臣聞之竦然

哲宗初即位契丹吊哀使入見蔡持正以虜大使衣服與在廷異上春秋少恐并殿驟見或懼前一日奏事罷從容言其儀狀請上勿

以爲異重複數十語皆不答徐俟語畢忽正色問此亦人否確言固是人類但夷狄耳上曰旣是人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司馬溫公與呂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爲率多以取則溫公目脩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申公亦自外同召溫公旣就試而申公力辭不至改除天章閣待制溫公大悔自以爲不及命下凡九章辭不拜引申公自比云臣與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愧恥也朝廷察其誠曰亦

### 除天章閣待制

政和末李彥章爲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送勅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是歲莫儔榜上不賜詩而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口號自是上聖作屢出土大夫亦不復守禁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爲今詩

乃舊科場詩耳

石林燕語卷第九

石林燕語卷第十

子棟程模編

蘇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之未決  
御史楊畏論蘇故稽詔令蘇即上馬乞退請  
致仕召微仲蘇可見上辯之何遽去蘇曰宰  
相一有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辯曲直  
宣仁力留之不從乃罷以爲集禧觀使自熙  
寧以來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師者蓋異恩  
也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爲宰執者無不

坐貶惟子容一人獨免

熙寧以前臺官例少貶間有責補外者多是  
平出未幾復召還故臺吏事去官每加謹為  
其治行及區處家事無不盡力近歲臺官進  
退既速貶責復還者無幾然吏習成風猶不  
敢懈開封官治事畧如外州督察按舉必繩  
以法徃徃加以笞責故府官罷吏率掉臂不  
顧至或靳侮之時稱孝順御史臺忤逆開封  
府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為一制其  
辭曰或病告未寧或勤勞可矜時南郊畢質  
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

故云

王冀公罷叅知政事真宗眷意猶未衰特置  
資政殿學士命之時寇萊公欲抑之乃定班  
翰林學士之下冀公訴以為無罪而反降故  
復命為大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自是非嘗  
任宰執者不除元豐間韓持國陳薦非執政  
而除蓋宮僚之異恩也

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侍交文炳傳宣  
撫問因賜金二百荆公望闕拜受跪已語文  
炳曰安石閑居無所用即庭下發封顧使臣  
曰送蔣山常住置田祝延聖壽

王元之素不喜釋氏始為知制誥名振一時  
丁晉公孫何皆游門下元之亦極力延譽由  
是衆多側目有偽為元之請汰釋氏疏及何  
無佛論者未幾有商洛之貶歐陽文忠公丁  
母憂服除召還公嘗疾士大夫交通權近至  
是亦有偽作公乞罷斥宦官章博播者遂出  
知同州會有辯其誣遂復留

紹聖間常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  
拜遽升殿在廷侍從初不記省見丞相進即  
止蔡魯公時為翰林學士承旨獨徐足一拜  
而退當時以為得禮大觀間蔡魯公在告張  
賓老押班忽多一拜予時為學士劉德初薛  
肇明皆為尚書班相近予覺其誤即語二人  
二人曰非誤當拜余不免亦從之閣門彈失



儀皆放罪于厚語人是日邊奏有蕃官鬼名  
阿埋者當進呈偶忘思之遂忘拜數而予雖  
覺其誤然初亦不甚着意記拜數既聞二人  
之言從而亦疑乃知朝謁當一意盡恭不可  
雜以他念也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陵忿其亟  
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  
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  
勘秦次罄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竊狀走

府曰秀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映入孝壽即令  
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  
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  
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  
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  
其敏

真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  
州虜既入塞河北居民驚奔渡河欲避於京  
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時濟丁聞之亟

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為舟人悉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既渡復擇民之少壯者分畫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

張乖崖再治蜀一日問其客李叟外問百姓頗相信服否叟言相公初鎮民已服矣何待今日乖崖曰不然人情難服前未今次或恐然只這信字五年方做得成

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為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初不為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為辭使女奴共歌之醉則就

卧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議大樂  
旦以朝服趨弓幕則易布裹徒步市廛間或  
娼優所集處率以為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  
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  
者

宋守約為殿師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  
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  
不堪故言守約惡聞蟬聲神宗一日以問守  
約曰然上以為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

但軍中以號令為先故承平總兵燬陸無所  
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  
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或可  
使人上以然

包孝肅為中丞張安道為三司使攻罷之既  
又自成都召宋子京孝肅復言其在蜀燕飲  
過度事改知鄭州已而乃除孝肅遂就命歐  
陽文忠時為翰林學士因疏孝肅攻二人以  
為不可而已取之不無蹊田奪牛之意孝肅

雖嘗引避而不終辭元祐間蘇子由爲中丞  
攻罷許冲元繼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爲言  
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歐陽公之言亦足以厚  
士風也

王繼忠真宗藩邸舊臣後爲高陽關部轄咸  
平中與契丹戰沒契丹得之不殺喜其辯意  
稍見親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  
繼忠從行乃使通奏先導欲和之意朝廷始  
知其不死卒因其說以成澶淵之盟繼忠

時於兩間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錄  
其妻子歲時待之甚厚後攻懋耶律封王卒  
於契丹而子孫在中朝官者亦甚衆至今京  
師號陷蕃王太尉家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福州  
人以鄉行稱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爲蔡君  
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也是益  
知名然烈行恠多僞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  
其家匍匐而進入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

表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後為妻訟其不睦事為監司所按詔置獄劾治司焉温公為諫官上疏救之曰烈既嘗為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沮傷山林處士之氣然亦竟坐罪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嘗前期誤請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在潁州士人家嘗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說引此事云以某自視雖若無愧

以公觀之則安得為無罪師魯蓋坐擅貸官

錢為部吏償債當時有惡之者遂論以

賊云

呂丞相微仲性沉厚剛果遇事無所回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蓋以戲之微仲終身以為恨言固不可不察其名也

仁宗山陵韓魏公為使時國用窘匱而一用乾典故事或以為過蘇明允為編禮官以言

責公至引宋華元辱葬事以為不臣魏公得  
之矍然已乃歛容起謝曰某無狀敢不奉教  
然華元事莫未至是否聞者無不服公大度  
能度受意外之言也

余見六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而  
繫勒帛猶未甚服皆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  
作橫幅約髮髻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  
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遺製頭  
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畫紳之意雖

施之外不為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  
禮乎或云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易背子然  
須用上襟掖下與背皆垂帶余大觀間見宰  
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  
而背子又引為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 裹  
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為異古  
禮之廢大抵類此也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  
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

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  
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  
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譏浮畧同而不以爲非  
舊鳳翔郿縣出緇以緊細如著者爲貴近歲  
衣道服者緇以大爲美圍率三四寸長二文  
餘重複腰間至五七返以真茸爲之一緇有  
直十餘千者此何理也

趙清獻公每夜常燒天香必擎爐默告若有  
所秘祝者數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  
少晝日所爲夜必哀歛奏知上帝已而復曰  
蒼蒼耶冥吾一夫區區之誠安知必能盡達  
姑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  
耳有周竦者嘗爲公門客爲余言之

杜祁公罷相居南京無宅假解舍居之數年  
訖公薨平不遷亦不營家事止食其俸而已  
然閭里吉凶慶吊與親識之進南京者相與  
燕勞問遺之禮未嘗廢公薨夫人相里氏以  
絕俸不能自給如盡出其篋中所有易房服

錢二千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  
為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陽依其母傭書於濟  
源富人相里氏一見竒之遂妻以女云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有竒才方公始為  
西師時已能佐公治軍早死其次即忠宣夷  
叟德孺也嘗為人言純仁得吾之忠純禮得  
吾之正純粹得吾之材宣忠以身任國世固  
知之夷叟簡默寡言笑雖家居獨坐一室或  
終日不出德孺繼公帥四方為名將卒如其

言云

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  
莊公知鄆州龐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  
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莊大駭曰此人  
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  
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召  
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  
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  
世多傳以為異張康節公昇田樞密况出處



雖不同其微時皆文莊所薦也

范文正用人多取氣節闊畧細故如孫威敏  
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謫  
籍未牽叙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  
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  
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世咸  
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例皆改刺  
龍騎指揮故時當權者每憚公發法建請難  
於盡從因戲之為龍騎指揮使云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  
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  
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以異貴人真  
自有相也余為郎官時嘗遇視朝過殿有御  
史為巡使者法當獨立於殿庭之南北向以  
察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御名交始  
引就位輒無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  
三上遙望以為疾作亟命衛士數人扶出逮  
至殿門步行如常問之曰自不能曉但覺足

弱耳其人官後亦不顯亦其相然也崇寧中  
崇寧中蔡魯公當國士人有陳獻利害者末  
云伏望間燕特賜省覽有得之欲讒公者密  
摘以白上曰清間之燕非人臣所得稱而魯  
公受之不以聞魯公引禮孔子間居仲尼燕  
居自辨乃得釋

司馬溫公自少稱迂叟著迂書四十一篇韓  
魏公晚號安陽憇叟文潞公號伊叟歐陽文  
忠公號六一居士以琴棋書酒集古碑為五

而自當其一嘗著六一居士傳蘇子瞻謫黃  
川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  
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  
嶺外歸許下號穎濱遺老亦自為傳家有遺  
老齋蓋元祐人至于子由存者無幾矣

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  
外叅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時試  
卷亦是一種

章郇公高祖母練氏其夫均為王審知偏將

領軍守西巖一日盜至不能敵遣二親校請  
兵於審知後期不至將斬之練氏為請不得  
即密取奩中金遺二校摘使逃去二校奔南  
唐會王氏國亂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時均已  
卒矣二校聞練氏在亟遣人賈金帛招之使  
出曰吾翌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併及矣練  
氏返金帛不納曰為我謝將軍誠不忘前日  
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城人可俱全  
不然願與皆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二

將感其言遂許城降均十五十五為練氏出  
郇公與申公皆其後也

丁晉公初治第於車營務街楊景宗時為後  
兵為之運土景宗章惠太后第也後以太右  
得官晉公謫即以其第賜之性凶悍使酒挾  
太后晚尤驕肆好以滑槌歐人時號楊滑槌  
故今猶以名其宅云

晁文元適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  
庸人擾之始為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率

由妄念擾之始為煩耳

晁文元公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也初學道於劉海塘得煉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常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蕭然雖子弟見有特晚年耳中間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潭曳每五鼓後起坐聞之尤清澈以為學道靈感

感之驗今人靜德類亦有聞此聲者豈鬼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肩曉之間此尤異也

王荆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與吳冲卿同為羣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荆公番號拚洗王介甫云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曾子先持母喪

過金陵公往吊之登舟顧所服紅帶適一虞  
候挾笏在旁公顧之即解易其寵帶入吊既  
出復易之而去

文潞公父爲白波輦運潞公時尚少一日嘗  
以事忤其父飲撻之潞公密逃去張靖父爲  
輦運司軍曹司知其所在迎歸使與靖同處  
其父求潞公月餘不得極悲思之乃徐出見  
因使與靖同學後因登第潞公相時擢靖爲  
直龍圖閣靖有吏幹翰林學士張閱其子也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  
客少間則必至于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  
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  
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北一日無  
客則病甚一日接客則病

宋帝詆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師攸於舟  
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羲帖示帝帝驚歎求以  
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帝曰公若不見從其  
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

依遽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辭見立不頗奇  
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治取袍笏拜之  
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  
為笑

薛文惠公居正及仁謙世居本京昭德坊後  
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為唐六宅使李  
賓所據賓家多賞嘗藏金珠贖數十萬第中  
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或告  
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取之所有乎盡召

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為相時正居此  
宅宜有是也仁謙仕周亦為太子賓客致仕  
云

宋元公嘗問蘇魏公徐鍇與鉉學問該洽畧  
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鍇仕江南早  
死鉉得歸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衆故得大  
其名爾元兄弟好論小學得鍇所作說文繫  
傳而愛之每欲為發明得蘇論喜曰二徐未  
易分優劣要以是別之異特修史者不可易

也。余頃從蘇借繫傳蘇語及此亦自志於繫傳之末。

曹瑋帥秦州當趙德明叛邊庭駭動瑋嘗與客對棋軍吏報有叛卒投德明者瑋奕如常至於再三徐顧吏曰此吾遣使行後勿復言德明聞殺投者卒遂不復叛。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牒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

石林燕語卷第十

石林燕語序

六經載道。實載事。有  
善惡。美刺。讀者不當而  
勸。不罰而懲。幸用歸於  
知道。不為無補於經。維



不坐館操觚是此國事，敢  
于山水林壑之間，中倫而  
於遠，不為無補於史，不  
可廢者，補於史者，可廢邪？  
故君子常病史，有闕文不  
得見某事，大金不病乎？若  
史春秋善惡大斷，案至抵  
為新爛朝報，不列繫官，誤  
不得亦於經，叛於道，半先  
生退居石林之僻，而供賓

雅談猶不忘乎世事何又  
用心不同邪况皆閱見實錄  
詞約義正初無荒習不經  
之語其亦有補於史者也  
若在小說家吹刺鑿塵幻

馳藤翰無小補者固相遠  
矣始得李憲長叔淵抄  
奉宗頗脫謾兼不能多  
傳托方伯王德華雖正  
矣憲之歐字先二方伯辨

梓新為先生葉姓諱夢濤  
少蘊宗也蘇之英孫人登  
紹聖四年進士出入翰林  
中每起廢以崇信軍節度  
使致仕卒贈檢校少保諱

有文采論列籍元符詔人  
說者惜其黨蔡瀆書步毋  
知其人又論其世如傳

正德元年正月元奇

勅督清軍政監察御史楊武書

後序

于大梁

① 光孝寺書位



三



